落雪日记

日記

忘北　落雪/作

刘鲤/译

本文来自瀛寰世界观，切勿联系实际。

代序

　　窗前樱花，白里透红，最似白雪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满地白花陡增。风起之时，花瓣纷飞，虽无落雪飘飘之闲适，亦有吹雪（暴风雪）肆虐之神韵。

　　每次看到樱木落花如烟花三月而飘雪，便会想起夫君（忘北）木人私下说的情话：“卿如落樱，洁白微红透，翩翩弄舞姿。”如今忆来思念如绵绵群山不尽。故而总会在这样的日子里强饮一杯半盏，再以酒酹夫君。情至深切时，便会去到灵木居，看一看夫君临行与我温存之处。买些许糕点，用指尖细细碾碎了撒到树根处，滋养这藏了数多追忆的别离木。

　　膝下有一子一女，倒也可喜可贺。涌（忘北　湧）业已成家，儿媳与我是同姓，不过实为别岛上已难以查考的远亲了，叫浓（（元）川端　濃），人也贤惠，涌也喜爱。渚是后得的女儿，已嫁了高桥家，在上次动乱时不幸去世了。出嫁前用的一些物品，出嫁后换了下来，我收起来放在一小盒内，如今见了也不胜感伤。

　　本来虽说小事亦可一记，却怕被笑无聊：无病呻吟、舞文弄墨、附庸风雅，便想着不记也罢，我又并非帝王身边的女官。正可谓：流る川　昼を夜をも　捨てざれば　青き歳をぞ　よろづ挟むを。（川流不舍分毫刻，裹挟多少意气时。）未曾提笔，便有多少绚烂感伤的青春之花凋谢，变成了瞱花。岂料世事多变！也是：待ち待ちて　今年も咲かむ　花が色　白と聞きつつ　紅なりき。（苦盼阳春到，今年绽放浓。听闻花色白，却已尽新红。）本来应平静祥和的生活，却如同古池入石子，激起层层涟漪。只好将心中郁结之事，略叙一二，聊以自慰罢了。本图一时随笔谵语之乐，若观者不以为然，亦不必太过较真，便当作是废纸烧来取暖，亦无怨言；若是想要当作件正经事来作，可以爇些薰香——我近来是很少闻了，年轻时是习以为常——爇些许薰香来，细细品味，或也余韵悠长。